

人犬情深

鄭家豪



我住的屋苑被朋友笑稱「微型聯合國」，住有航空公司機組外籍飛機師、球隊外援球員、日韓IT公司駐港專才、先富起來的內地移民、香港本地居民、移民美加的回流港人……還有不同來源地的大狗小狗。

他們把外國人養狗習慣帶到屋苑，十家約有一家，長五、六百米的漂亮走廊，及地下花園、林蔭石路，經常有白的、黃的、棕的小狗大狗躍躍，追逐遊玩。過了對面馬路，路旁樹排的後面，是一處狗公園。許許多多養狗人家，自律處理好愛犬的排泄物，公用地方長期保持潔淨，令我這個不愛養犬的人深感告慰。

雖不養犬，我卻愛小狗。屋苑衆多寵物犬中，有近十隻公認為「明星」，一隻矮腳小黃狗，嘴巴總含着主人的網球返家，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態使人發噱；一頭精靈的白毛小狗女，偶爾同電梯上落，牠走進電梯，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走近玻璃照鏡，右顧左盼，十分愛靚，引得各人都笑起來，一位十四、五歲的女孩忍不住叫：「我愛死佢！」

每位狗主都會用不同的方式愛他（她）的寵物。一位友人加入寵物俱樂部，俱樂部的狗公園位於新界東面，佔地大於一般的社區公園，設有三個泳池，供犬隻嬉水，入場費以犬隻體型大小定價，分小、中、大、特大，小犬七十元，中犬八十元，大犬一百元，特大的一百七十元。泳池二十四小時過濾，保持水質不污染。狗天賦懂水性，用不着訓練，把牠掉落泳池，便會爬游。愛犬游

泳完畢，主人接牠沖涼，程式與人無異，劃一沖涼費五十元。沖洗過後，進一步可帶愛犬去美容部，吹乾梳理，剪一款討人喜歡的髮型。

狗公園的草地運動場達萬呎，為犬隻設計的遊戲如跨欄、鑽地洞、穿水泡、跳繩圈……狗隻換了新環境，分外雀躍，一刻也停不下來。朋友愛犬深切，捨得把錢花在愛犬身上。

什麼身份的人最愛犬隻？不假思索，答案是住得上豪宅的人家。另一位朋友喝酒時告訴我，最愛狗的人，是曾經滄海的人，富的富過，窮的窮過，靚女有過，受擁簇的得意日子享過，無人過問的孤獨嘗過，只有身邊的狗，不與你爭吵，不與你打鬥，不給你白眼，貧困纏身，冷落路邊，牠不會對你乘勢踩上一腳，牠不奚落主人、不搬弄是非，不插臧嫁禍……天怎麼冷，吃得飽，牠默默在身邊，不忍離你而去，歷盡滄桑了，醒覺身邊其貌不揚的牠，才是真的知己。朋友這番話，我仿佛有些頓悟。

年前一位近親的愛犬「漢堡包」去世，大男人落下眼淚，一星期裏茶飯不沾，嚇得太太和女兒手足無措，每天吃飯時候，勸上半小時，勉強嚥下一口，家人以為時間會沖淡哀傷，過半個月會好起來，怎料越來越壞，他夜夜失眠，什麼都不顧吃，神態哀傷甚甚，人越來越消瘦，這狀況竟持續半年以上，當年呼朋喚友，有酒皆醉的灑脫一個大男人，變成弱態女人不如。又過了兩三月，末有好轉，苦無辦法下，女兒嘗試買一隻相似的小狗回家填補空缺，他才漸見起色，至恢復正常，所花時間長達一年半。發生在近親身上的這段「人犬情深」，使我更決定不養犬。



可看來，意義非凡。明代彩釉地獄賞善判官像、明代彩釉地獄掌惡簿判官像、遼代三彩羅漢像，彷彿對所有參觀者，特別是中國人，盡訴衷曲。

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中的地獄判官，是閻王助手。地獄判官，數量繁多，但主要分掌刑罰、掌善簿、掌惡簿、掌生死簿四大判官。

掌善簿的賞善判官，並非位最高權最大（掌生死簿判官才是職最高權最大），但透過判官模樣，小可「聽得見」一篇「勸世文」：判官像個女的，身穿綠袍，溫婉可親，沉穩內斂。手持善簿，盡錄小鬼生前的行善資料，判官按行善程度的大小和數量的多寡一一給予獎賞。在輪迴中，這些小鬼或登天成仙，或投胎做人。

掌惡簿判官，雙唇緊閉，腋下持着幾捆檔案，是惡鬼生前作惡的罪證。判官根據閻王的「四不四無」予以判刑，對慣行歹事的惡鬼重罰不饒。四不：不忠、不孝、不悌、不信；四無：無禮、無廉、無義、無恥。把惡鬼定罪，再送往十八層地獄服刑，刑滿後前往輪迴殿，變成畜牲後重返陽間。

賞善判官手中的善名冊很薄，罰惡判官的名冊卻甚厚，可見人世間壞人比好人多得多！這兩尊明代彩釉像，釉料多樣化，色彩鮮明，一身光亮潤滑。面朝黃土背朝天，中國的農耕文化，對造就陶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。以「油」和「采」這兩個邊旁合成的「釉」字，是既有油的光澤，又有光彩之意。

另一文物遼代三彩羅漢像，在中國時秘藏於河北省易縣白玉山峨眉山寺八佛窪山洞中，原本共有十六尊，與人等身高，上世紀初被盜離中國，部分已在戰亂中或運送時遭受破壞，至今只剩下十尊，或藏於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法國的博物館及藝



▲遼代三彩羅漢像

作者供圖

判官及羅漢遙寄哀思

小 可

在大英博物館中國館裏看到的大量中國瑰寶，其中三個像如人般大小，被擺放在當眼處，小

術館，或落入日本私人收藏家中，沒有一尊留在中國。專家對遼代三彩羅漢像予以高度評價：佛像容貌皆似真容，各有個性，衣服的披垂亦甚寫實，藝術水準不亞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精粹的作品。

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這一尊遼三彩羅漢像，蹙眉沉思，是憐惜衆生所受苦難，堅毅卻寧靜，雙唇閉上，結禪定印的雙手，顯示內心的祥和和禪意，甚至肌膚的彈性也表露無遺。羅漢的這種表情，也是在弘揚佛法。北魏後期的佛像是懸裳座；唐代佛像是坐蓮座，袈裟下擺；及至遼代八佛窟羅漢像，袈裟紋路更見豐富。

羅漢，是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。羅漢本來已經進入了無憂無慮的極樂世界，早已六根清淨，無明煩惱已斷，了脫生死，於壽命未盡之前，居於世間，教化衆生。這尊羅漢像的滿臉憂思，是為那時處於戰亂的蒼生難過。

遼三彩的三彩釉，釉色多用黃、綠、褐三色，嬌艷光潔。唐三彩，以黃、綠、白三色為主。遼三彩與唐三彩的區別，除胎土不同外，主要是遼三彩中無藍色，施釉不交融，釉面少流淌。

西元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初，遼代佛教臻於極盛，建佛寺、築佛塔、鑄造佛像、編刻佛經，名僧被委以高官職位，有遼帝甚至通曉梵文，佛教藝術品所體現的高深造詣，也就非比一般了。

判官像和羅漢像身在海外，令中國的考古專家只能千里迢迢到國外考證自己祖宗的文化遺產，不無遺憾。追思往昔，上世紀初，有外國文物賊人以「文化考察」作掩飾，其實只想發大財，用錢收買了中國「線人」，以及其時北京古文物售賣市場中的搭路人，更有那時監守自盜的貪官，三種人合作，令這批文物被輾轉販賣至海外。

小可站在判官像和羅漢像面前，與它們坦然相對，心態縱然平和，也不無萬千感慨。判官獎善罰惡，羅漢憂懷國難。盜取中國瑰寶的人固然可恨，但利字當頭，凡夫俗子能抗拒誘惑者有幾人？只恨戰亂頻仍，內亂不止，中國對盜賊大開方便之



▲明代彩釉地獄賞善判官像

作者供圖



▲明代彩釉地獄掌惡簿判官像

作者供圖

江淹振肅百僚

顧 農



江淹是中古時代著名的文學家，其《恨賦》、《別賦》尤為膾炙人口，歷代傳誦；他同時又是一位非常嚴明的紀律檢查官員，在蕭齊王朝擔任御史中丞的時候，彈劾查辦了不少有問題的高官，內外肅然，得到很高評價。文學史一般只講江淹的創作成就以及他後來的「江郎才盡」，而不涉及他的這一方面，其實他的這些政績也很值得一談。

《南史·江淹傳》寫道：「少帝初，兼御史中丞。明帝作相，謂淹曰：『君昔在尚書中，非公事不安行，在官寬猛能折衷。今為南司，足以振肅百僚也。』」淹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可謂當官而行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。」於是彈中書令謝朓、司徒左長史王績、護軍長史庾弘遠，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。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、梁州刺史陰智伯，並贓貨巨萬，輒收付廷尉。臨海太守沈昭略、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並大縣長官，多被劾，內外肅然。明帝謂曰：「自宋以來，不復有嚴明中丞，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。」

這裏介紹的江淹「振肅百僚」的情況，是發生在齊武帝薨、發生接班人危機之時及其稍後。永明十一年，齊武帝蕭頤崩，政局發生動盪，經過宗室成員

蕭鸞等人的努力，太孫蕭昭業接班為帝，而大權則落在蕭鸞手裏；到第二年蕭鸞廢掉蕭昭業，另立昭業之弟昭文，稍後又廢之，自己上台當了皇帝，後稱明帝——這一年換了三個年號：隆昌（蕭昭業為帝）、延興（蕭昭文為帝）、建武（蕭鸞為帝）。

在這樣的多事之秋充當御史中丞，是不容易的。被江淹彈劾的中書令謝朓、司徒左長史王績、護軍長史庾弘遠，看來都是政治問題，「託疾不預山陵公事」是說他們藉口生病不參加為大行皇帝蕭頤治喪的事宜，這是很大的罪名。前益州刺史劉俊、梁州刺史陰智伯二人都是經濟問題，「贓貨巨萬」，數額巨大，是非處理法辦不可的。臨海太守沈昭略、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並大縣長官是些什麼問題，史料不足，已難確知，估計當是經濟問題居多，那時官僚貪污的問題已很嚴重。

江淹不僅文章寫得好，官也當得好。「當官而行」，一切要按章辦事。

而稍後就發生了所謂「江郎才盡」的轉折，說是江淹做了一個什麼夢，手中的彩筆被拿走，從此作品的水準就大大下降了。此事涉及甚廣，這裏無從深論，但可指出一點，就是他在官位上公事太忙，應是創作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。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，何況這時江淹年過五十，已不復是精力充沛的少年郎了。

京城裏的「爺」

白頭翁



更多的王爺、貝勒爺的後代卻失魂落魄，倒楣落難，一個筋斗跌到地溝裏。

人們早就不再稱善爺了，慈眉善眼的喊他一聲善大爺，更多的人直接呼之為老頭！嗨！他每天一大早就趕到宣武門外，等着從山西、內蒙拉炭的駱駝隊來，他看人家長途跋涉歇下來，就上前去，用人家的帆布桶從護城河裏打水來給駱駝飲。善爺是一無所有了，府早沒了，家也丟了，妻離子散了，做過苦力當過兵，做過雜役幫着糞主賣過大糞，晚上就住在城門洞裏。哎，誰能想到善爺的祖上也曾叱咤風雲，率衆出征，封過貝勒，住過王府，馬前有人鳴鑼開道，馬後有人張傘扶轎。八面抖擻，十面威風。如今北京已霜降了，善爺還是一身破破爛爛的單衣軍褲，中午能不能吃上一頓飽飯還要看駱駝幫的人賞不賞，賞多少？

現在誰還喊德王爺一聲爺呢？都衝他喊嗨！攔在早年，二話沒有，攏兩臂架出去呷喳砍了。德王爺

的祖上是親王爺，是順治爺封的。當年進京，朝陽門到東直門都是德王爺的部隊駐紮，後才轉到西三旗，德王爺騎着高頭大馬走過來，成千上萬的臣民拜伏在地上，前額觸地，哪裏有一個敢抬頭看看王爺的？而如今，嗨……德王爺的差事是在劇場拉大幕，掃劇場，看戲院子，後半夜就和衣睡在後台龍套箱上。終於夜深人靜了，終於歌停弦住了，終於幕落人散了。德爺老得快邁不開步了，他依然得把滿地的瓜子皮、花生殼、煙蒂、痰跡、碎紙、爛果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前二年打掃一遍要彎腰咳嗽一遍，自己給自己的腰捶十遍，而如今把這劇場清掃一遍得彎着腰，瞪着眼乾咳十遍，想給自己捶捶腰都舞不動拳了。德爺珍惜這份「差事」，好歹讓有個窩，有個吃飯喝粥的地方，不至於暴涼在街頭當餓殍。嗨就嗨吧。人不如狗時，狗比人強。「金盆狗屎」的戲文他清楚，先被封為鄂國公，又被追封為開平王的常遇春，常王爺的後人不也淪落得豬狗不如？不也為了一口活命飯，整天趴在衙門口上等着替人挨板子，好換那麼一口飯，靠捱打活命，那就是王爺的命？忍了吧，認了吧，德爺

認命，乾咳得德爺差點沒咳過去，沒喘不上來。

今天不知為何？德爺確實感到嗨不多久了，他登上戲台，望着滿堂座，竟然想起當年他德王爺府中唱的堂會來。滿京城的名角兒都請來了，那風光那排場，那作派那氣象，天上人間也。再看今下，無語話淒涼。德爺長嘆一聲，用缺牙嘴唱京戲，兜不住氣，但傢伙什打得地道，右手一掙想像中的長鬚，先自嘲自卑自喚一聲，嗨——然後一聲老到的京腔道白：淒涼啊——左手一掠想像中的衣袍，嘴裏先打板後續弦，小鼓小鑼小鐮，鑼鼓點響得有板有眼，一聲西皮流水，馬派老生的唱腔，詞是德爺自編的：淒涼話不盡，滄桑歲萬端。誰說江山永在，一朝無人打扮。退去光輝燦爛，老朽獨自愴然……

誰都沒想到，德爺唱着突然從高高的戲台上一頭栽下去了。

正巧前門車站的鐘聲響了，該是凌晨三點。

北京城最後一位見過光緒爺，見過慈禧老佛爺的王爺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走了。

北京再沒爺了！

（下）

奶汁肥王魚

李丹崖



我去阜陽的時候，文友招待我，上了一道菜，名曰：「奶汁肥王魚」。

老實說，單聽這個名字，我並不喜歡，奶味十足，像是一個光靠臉蛋吃軟飯的小白臉。可是，魚上來後，撲面的魚香，卻讓我忍不住拿起筷子。

魚，我所欲也。這道奶汁肥王魚，湯汁濃郁，像是放了牛奶，實則是老湯熬製，不添加任何濃湯寶之類的添加劑；魚肉肥嫩細膩，幾乎感覺不到魚肉的紋理；味道清鮮十足，以前從沒有吃到過如此美味的魚。

奶汁肥王魚是阜陽的經典美食，印象中，很多人把它歸類為宿州菜，估計，都是沿淮菜，放大了說，也都屬於徽菜的範疇，在地域上，就不作過多計較了。

如若細細論起來，這道菜，還與淮南王劉安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肥王魚，其實不叫這個名字，原本叫「回黃魚」，又名回王魚，後來，因為劉安喜歡吃這道菜，改名為「淮王魚」，無奈的是，這個區域的人發音不清，叫着叫着，就成了肥王魚。肥王魚產自淮河，以鳳台峽山口至黑龍潭所產最為出名，味道也最好吃。

據鳳台縣誌記載：西漢時，有官宦將肥王魚獻給淮南王劉安，劉安食後，大呼美味，給它取名「回黃」，從此以後，劉安的家宴上，常常出現此菜。大家一看，淮南王這麼喜愛肥王魚，就把它喊為

「淮王魚」。查閱《魚類養殖學》一書，不難發現，其實，它的真正學名還是「回王魚」，只不過，我們入鄉隨俗，吃人家的嘴軟，就姑且還以「肥王魚」相稱吧。

奶汁肥王魚，緣何有奶汁二字？湯色中的乳白色，來自哪裏？

其實，這些疑問，對於一個經常烹飪的人，都不是問題。

還是讓我們一步步，通過做一道奶汁肥王魚來解答吧。做肥王魚，需要以下食材：肥王魚一條（一千克左右）、豬瘦肉五十克、大葱白段十克、薑片十克、芫荽五克、鹽五克、白胡椒一點五克、雞清湯一千克、熟豬油一百克。（這個是標準配搭，餐館裏的大師傳告訴我的。）

食材備齊之後，就要給肥王魚去腥，然後洗淨，在魚身上片出柳葉刀花，把豬肉切成條。然後，燒鍋烹油，下熱雞湯，湯沸後，下魚、肉，順帶將蔥薑一併放上，直到燉至湯色發白，放入白胡椒，就可以出鍋了。魚上來後，先別忙着吃魚，舀一勺湯來嘗，湯汁濃郁，夾一筷子魚來吃，細膩爽滑，真應了肥王魚「鮮、嫩、滑、爽」的特點，實乃滋補之佳品。

湯汁呈現乳白色，原來是源於這些食材中的蛋白質，湯汁泛白，形若奶汁，故名「奶汁肥王魚」。吃過這道菜，我發覺望「名」生義何其荒唐，奶汁肥王魚如此美味，我差點因為名字而錯過它。足見，無論是對於一道菜，還是一個人，都不能輕率地憑第一印象就否定它（他），否則，你將悔之莫及。